

读书札记

总有岁月可回首

——读迟子建《会唱歌的火炉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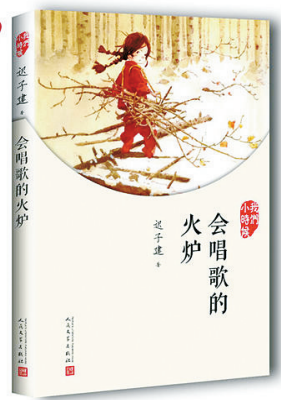
□贾 鹤

《会唱歌的火炉》是迟子建的一本散文集，在琳琅满目的图书中把它挑选出来，像和一位老友重逢。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床头，习惯在临睡前读上几篇，心情平和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晚梦。

本书是作家对过往岁月的琐记，重温记忆里早已远去的故人，回望岁月深处温暖过心灵的往事，在时空变迁中重新踏上旧游之旅，沐浴着漠河村的月光，看白桦林静静矗立，听木柴在火炉里热烈唱歌，“我”似乎从未远离。

回忆类的散文总是让人有置身时光之河的错觉，顺着记忆的河流回溯，有漂浮在水面的蔓草青青，也有沉淀在河底的细沙碎石，有水面漾起的涟漪轻波，也有经时间和记忆钝化后的宁静无澜。在不同作家叙述的文字中，有不同的阅读体验。相比寂寞寥落的追忆，我更喜欢温暖平和的文字，《会唱歌的火炉》就给我这种感觉，读着这些温暖可亲的文字，犹如裹在晒过太阳的被子里，有暮日沉沉的“暖”，也有让人放心的“安”。

在《会唱歌的火炉》一文中，作者回忆了少时跟着父亲进山伐木的经验。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，我和父亲在山林中为了寻找更适合烧柴的木料奔忙，有原则的父亲宁愿跑更远的地方，也不愿偷伐“公家”的林木。我一边恼怒父亲的迂腐不肯变通，一边在父亲为抵御寒冷升起的篝火堆里偷偷藏好土豆。在寒风中吃着热气腾腾的土豆，轻易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快乐和满足。看着这样的文字，我



《会唱歌的火炉》
迟子建 著

的心也如吃到美味食物的孩子一般欢喜和愉悦。

《灯祭》中，作者回忆了童年时父亲给自己做花灯的经历，物质贫瘠的年代，充沛的父爱却让孩子享有精神上的富足。每逢过年，我就会得到一盏父亲做的灯，那灯是不寻常的。父亲找来空玻璃罐头瓶，擦洗干净后用热开水烫掉瓶底，做成灯罩，里面点上一截红烛，这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玻璃灯就做好了。小小的我在除夕夜里，提着一盏父亲做的玻璃灯，走在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就像提着一枚明亮的月亮。我怀揣着一盒火柴提着灯走东家串西家，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，听人家夸几句这灯看着有多好，然后再心满意足地擦根火柴点燃灯去另一家。每每回到家里时，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，那汪蜡烛油上斜着一束蓬勃芬芳的光，的确是美丽之极。在作家温暖的诉说里，童年的乐趣历历在

目，沉浸在这样的文字里，我的心始终是温热的。

后来父亲离世。“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，别人家的院子灯火辉煌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。我坐在暗处想：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，看来他是迷路了。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！爸爸，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啊？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，但是我再也没有接受灯的福气了。”

挚爱亲人生死相隔的哀伤，薄雾一般弥散在这些举重若轻的文字里，一个痛失慈父的女儿对远去父亲的依依探询，我们感同身受。文学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我们的内心，蕴含着曾被我们视而不见的智慧。对镜观心，我们体验着别人的悲喜，参悟着不同的生命哲理。甜时播散着快乐，痛亦有所依附。

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越来越钟情平和和质朴的文字，就像喝过了各种不同的饮料，越来越钟情白开水的养胃护心。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，更适用于人生各类体验。这本《会唱歌的火炉》时时给我温暖的阅读感悟。猜想作家一定是那样温暖从容的女子，才能写出这样触之生温，感之萦心的文字吧！

静夜无风，四围寂静，身旁的孩子香梦正酣，我的眼光仍在文字中缱绻：“冬日月光下的白桦林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壮美的景色了。月光洒在白桦林和雪野上，发出幽蓝的光晕，好像月光在干净的雪地上静静地燃烧。”读着这样美好的文字，心下一片和谐安详。今夜

史海钩沉

古今寿联撷趣

□阎泽川

古往今来，有许多为老人祝寿的佳联妙对，读来趣味横生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清代文人俞樾，号曲园，在他五十寿辰时，好友送他一副贺寿联：“俞楼风月，曲园画书，往来越水吴山，原春常在；方虎高文，兴明硕学，陶养寻诸子，以寿共身。”联内嵌有“俞樾（越）”“曲园”名字，而《春常在》则是俞樾的诗文集，此联对仗工整，又切合其为人。

清代著名书画家、文学家、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，活了72岁。六十岁时，他写了一副自寿联，属于长联，其风格也似他画的竹——清幽自在，颇多雅趣。上联是：“常如作客，何问康宁。但使囊有余钱，瓮有余酿，釜有余粮，取数页赏心旧纸，放浪吟哦。兴要阔，皮要顽，五官灵动胜千官，过到六旬犹少。”下联是：“定欲成仙，空生烦恼。只令耳无俗声，眼无俗物，胸无俗事，将几枝随意新花，纵横穿插。睡得迟，起得早，一日清闲似两日，算来百岁已多。”这副寿联共104个字，既轻松明快、活泼诙谐，又飘逸脱俗、情趣盎然，是古今寿联中罕见的精品，读后给人启迪。

清代著名文学家梁章钜，进士出身，曾任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。他学识渊博，著作丰富。为贺其七十寿辰，友人王叔兰赠寿联曰：“二十举乡，三十登第，四十还朝，五十出守，六十开府，七十归田，须知此后逍遥，一代福人多暇日；简如《格言》，详如《随笔》，博如《旁证》，精如《选》学，巧如《联语》，富如诗集，略述平生著述，千秋大业擅名山。”这副寿联，写出了梁章钜一生的重要经历和主要著作，真可谓“一副寿联写一生”。

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书房里，挂着一副他八十三岁时撰写的自寿联：“意寄三松何止于米；心怀四化相期以茶。”这副对联巧藏着两个字谜，上联的“米”和下联的“茶”字，是人们熟知的寿龄代称，“米”字拆开是八十八；“茶”字则是百岁的代称，这副巧藏灯谜的寿联属于离合字谜，扣合贴切，耐人寻味。

冯玉祥将军六十生辰时，叶剑英同志送他的寿联别开生面——“真体内充，返虚入浑；生气运出，与古为新。”这是集《诗品》章句而成，颂扬将军有一种自然的雄浑气概，祝愿他精力充沛，永葆青春。

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时，重庆大学师生不顾反动派的威胁和阻挠，为他举行了祝寿大会。周恩来、邓颖超和董必武给马老送了一副贺联：“桃李增华坐帐无鹤；琴书做伴支床有龟。”称颂了马老不为官禄所诱，教育学生关心民族存亡，努力为国争辉的革命精神。

著名剧作家、诗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时，叶挺将军赠以寿联：“寿比萧伯纳；功追高尔基。”内容以少胜多，极妙！萧伯纳是英国戏剧家；高尔基是苏联大文豪，以外国名人的名字入联，可谓匠心独运。

我爱你，但不会低到尘埃里

——读《简·爱》

□郑曾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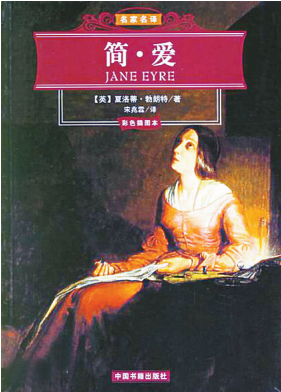
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是一部轰动世界文坛的小说，这部小说塑造的简·爱这个自尊、自爱、自强的女子形象，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

简·爱从小父母双亡，童年饱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。既没有美丽的容颜，也没有优越的出身，几乎算得上“命运弃儿”的她，最后却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这不得不是一场奇迹。

简·爱从小寄居在舅妈家，备受歧视。10岁被送到一个寄宿学校，其实是一家慈善机构——罗沃德学校。六年后从学校毕业，自己登报应聘来到桑菲尔德庄园，从而认识了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，并与他坠入爱河。

但简·爱知道，她跟罗切斯特之间隔着太多东西。所以，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不流露出自己的爱意。但男女之间一旦产生了爱情，终究是藏不住的。在经过各种误会、等待、试探之后，一个晚上，罗切斯特终于向简·爱表白了：“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度过余生——成为我的另一半，世上最好的伴侣。”罗切斯特的声音听来如同最动听的音乐，“到我身边来——完完全全过来。”他说，把他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，用深沉的语调对着我耳朵补充说：“使我幸福吧——我也会使你幸福。”

罗切斯特的甜言蜜语让简·爱彻底爱上了他，他们像所有热恋中的人一样



《简·爱》
夏洛蒂·勃朗特 著

开始张罗结婚。但是，就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简·爱获悉罗切斯特的妻子还活着，竟然就是关在三楼的疯女人。她断然选择了离开，她说：“我不是鸟，也没有陷入罗网。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，现在我要行使自己的意志，离开你。”

爱又怎样，如果没有承诺何苦要低三下四哀求，先做好自己，才能赢得爱情。她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，什么都没有带走。“我爱你，但不会低到尘埃里。”这就是简·爱，也是《简·爱》文学形象的意义。

不知怎的，由简·爱我想到了张爱玲，这个才华横溢的才女，我最喜欢的女作家之一，在她的小说里，她是那么理智地剖析着人情冷暖、爱恨情仇；现

实生活中，她却陷入一场如醉如痴的爱情不可自拔。

张爱玲与胡兰成相遇于1944年，她的爱情之花第一次盛开，他却已经是情场老手。胡兰成也许爱过张爱玲，但他的爱一定有所保留，因为这个男人爱自己更多一些。而张爱玲是拼尽全力去爱的，她送给胡兰成自己照片上面写着：“见了她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。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”

爱情，不是委曲求全就会换来圆满，因为胡兰成是汉奸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处逃亡。他拿着张爱玲给的钱，很快另结新欢。她低到尘埃里，最后没有开出花，他们的爱情枯萎了。

张爱玲也曾想过离开，但每次暗下决断后，当胡兰成来寻她时，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继续追逐那苦痛的欢愉，无法自拔。但简·爱不同，她断然选择了离开，开始自己新的生活，虽然期间因为思念几近死亡。她用一双女人的手，与命运博弈，为自己搏出了梦想的生活。

《简·爱》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后来疯女人点着火烧了庄园，自己也死了。罗切斯特在火灾中负了重伤，简·爱重新回到罗切斯特身边，但这次她是以平等的姿态。她与罗切斯特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。

我爱你，但不会低到尘埃里，这就是不向命运低头，勇于抗争、争取自主独立的奇女子——简·爱。